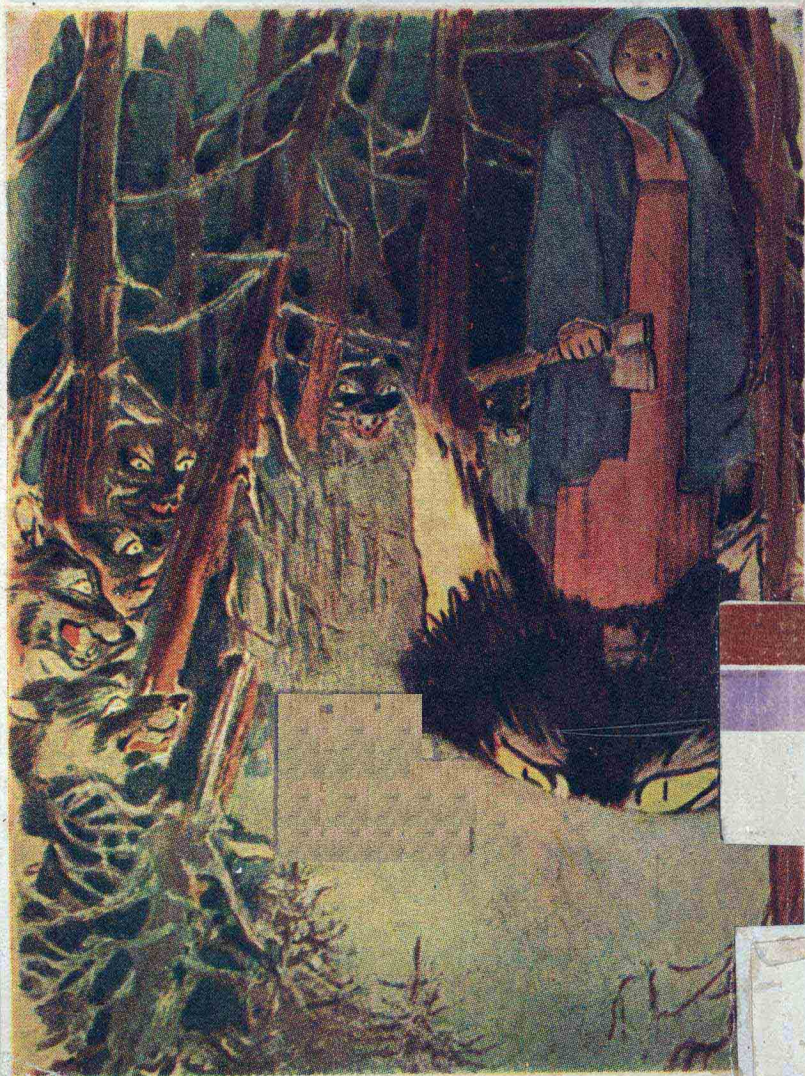


貓耳朵

巴·巴若夫著

李俊民譯



烏拉爾傳說集

貓耳朵

巴·巴若夫著 李俁民譯



華光書局出版

И. БАЖОВ
МАЛАХИТОВАЯ
ШКАТУЛКА
ОГИЗ. 1948-1952

-
1. 貓耳朵
 2. 沉重的麵包捲
-

原 著 者	巴 • 巴 若 夫
翻 譯 者	李 俚 民
出 版 者	華 光 書 局
	上海北京西路八四七號
發 行 者	童 聯 書 店
	上海天津路一九號

一九五三年十月二版
印數：3001—6000

書 號：(10)
定 價 3,300 元

兆記製版所製版 上海武定路五三七弄八五號

耕猫耳几木



那時候維爾哈那亞和伊里英斯克礦區還根本沒有。開工的礦山只有我們的波列伐亞和綏賽爾契。呶，在賽維爾那亞自然已有打鐵的叮噹聲，只是出產的鐵少得可憐。綏賽爾契的礦產比什麼地方都豐富。你瞧，它處在通哥薩克區的大路旁邊。趕車和步行的人們，來來往往地絡繹不斷。當你運鐵到列夫達附近的碼頭上去時，一路上會不斷碰到人，各種消息夠你聽的。而且大路周圍的村落又是很多的。

和綏賽爾契的一切比較起來，我們波列伐亞村就完全是一個偏僻的山村。那時候很少鑄鐵，大部份的工作是鍊銅。煉出來的銅塊用車馬成隊的運到碼頭上去。這可不比在綏賽爾契來得自由，一路上可以隨便和別人聊天、問答，有押隊的礦警監視着，——你敢說話！在我們那一邊，村子少得可憐——只有一個卡索布羅村（註）。一路行去，周圍盡是山崗和森林，而且泥沼特別多。直截了當的說——我們的老一輩簡直是住在一個礦穴裏，什

（註）

卡索布羅村——意思是斜灘。是當時的一個淘金小村。

麼也瞧不見。事情很明白，開礦的老爺們正需要這樣。

這裏一向是平靜的，就老爺來說，只有綏賽爾契必須時時留神察看。

所以他早就搬到那面去住。綏賽爾契有他最主要的礦廠。對於我們波列伐亞的老一輩呢，他只是增加一些礦警，然後嚴厲地囑咐廠裏的管事們：

「當心，不要讓外鄉人混進來，而且要把自己人緊緊地管束住了。」

但我們的工廠處在這樣荒僻的地方，哪裏還有什麼外鄉人進來。從這裏到綏賽爾契，自然，是有道路的，但是在當時路面極糟。那路橫過沼澤，上面鋪木料的沼道有好幾浮斯特長。假使你乘着車子在那路上顛簸，會叫你不知不覺之中震得肚子發痛。當時在這條路上乘車馬來往的人極少。不像現在那樣來來往往地不斷。只有廠主老爺的下人和礦警在那條路上走。他們多數是騎馬的——那就便利得多，雖然路面壞也不要緊。老爺自己只乘雪橇。當橋路凍結實了以後，他就準備來這兒把夏天積累下來的公務迅速處理完畢。而且他時刻竭力地想出人不在意地來一個突然襲擊。例如：他

在前一天黃昏離開波列伐亞，但第二天正午突然又回來了。事情很明白，他想偷偷地捉住人家的錯處。因此冬季的每一小時內，大家都提防着廠主老爺的光降。因爲在平時，老爺決不會經過沼道到廠裏來。他不願在木條上顛簸，而騎馬呢，看來對他也不方便。據說，他那時已上了年紀。怎麼還能騎馬！所以冬季以前，工人們的生活比較好過些。不論管事多兇還可過去，老爺來時——他更要吹毛求疵找岔子呢！

只是有一次，老爺竟在秋雨時節，沿着泥濘的道路，乘車子來到波列伐亞。來到後，他也不像往常那樣到廠裏或礦裏來，而是直接到管事的家裏。立刻，辦事房裏的所有人員都被叫到那兒去，連神父們也在內。辦事人員一直留到黃昏，而第二天老爺又匆匆趕到賽維爾那亞去。在當天他又由那面趕到城裏。他不顧泥濘匆匆趕路。跟着他的衛士又很多。居民們紛紛談論：「怎麼一回事？怎麼才能把這個探聽出來？」

倘使在現在，事情就很簡單——騎馬或徒步跑到綏賽爾契問一問就明

白了，但在農奴時代怎麼樣？有事外出必須找到請假的藉口，而且請假也不一定會得到准許。偷偷地出去也不行——所有的人都要點名，彷彿被人家握在掌心裏一般。呶，無論如何，還是有一個小伙子挺身而出。

「我決定，」他說：「在這一禮拜六，從礦山裏上來就跑到綏賽爾契去，到禮拜日傍晚趕回家來。那面我有熟人。我能很快地的一切探聽明白。」他去了，但從此不見他回來。過了幾天大家才告訴了管事，但他對找尋失蹤小伙子的話聽也不願聽。這使大家很詫異——怎麼一回事？於是又出去了兩個人，但又是一去不復回。

工廠裏只有一個新聞，那就是礦警們一天三次來各家查戶口，計算男人的人數——是不是都在家。有誰想上林子裏砍柴或是到草地上去割草——也要盤問。只准許成羣的去而且要有礦警在一起。

「不許獨個兒瞎跑，」管事說：「我們廠裏已經跑掉了三個混蛋。」
工人們的家屬也不許往林子裏走。管事在各處路口設立了哨崗。礦警

都經過挑選——從他們的口裏探不出話來的。但誰都明白，在綏賽爾契那面一定發生了什麼變故，而這變故定是對老爺和警察局長們非常不利的。廠裏與礦裏的人們都竊竊私議道：

「無論如何得把它探聽明白。」

有一個在礦裏做工的姑娘說道：

「各位伯伯，讓我出去探聽消息。他們不數屋子裏的女人。我和老祖母住的屋子他們根本不會來查問。因為他們知道我們的茅屋裏沒有男人。也許，在綏賽爾契也有這樣的人家，我去探聽消息就更方便了。」

姑娘是很機靈的……呶，礦裏的姑娘，很老練的……但不論怎樣，在男人們的心目中，叫女人出馬總是覺得不習慣。

「你怎麼了，」大家說道：「小鳥杜妮雅哈。你能獨個兒在樹林裏跑上四十浮斯特麼？你知道，秋天啦——林子裏的狼多得狠，碰上了連骨頭也不會剩下一根的。」

「我準備在禮拜日白天逃出去，」她說：「白天裏，大概，狼不敢在路上出現。而且我隨身帶上斧頭，防備遭遇到不測的事情。」

「你在綏賽爾契有什麼熟人？」

「那面的女人，」她答道：「難道還少，從她們的口中定能知道一切。」但有的男人還是懷疑：

「女人們知道什麼？」

「至少和男人們知道得一樣多，」她答道：「有時比男人們還詳細哩。」男人們和她吵嚷了一番，然後說道：

「真的，小鳥杜妮雅哈，你出去比我們要方便得多。可是派你一個姑娘去冒險，我們真覺得不安。狼會吃了你。」

於是跑來了一個小伙子。他知道了談話的詳情後，就說道：

「我和她一起走。」

杜妮雅哈的臉微微發紅，但沒有拒絕。

「兩個人，自然，要熱鬧些。但願到了綏賽爾契後，他們不至於捉住你。」
「捉不住我的。」那小伙子回答。

於是杜妮雅哈和那個小伙子一起出發。一出工廠區，自然，不是循着大路走，而是在人家的屋後繞過去。然後跑進樹林，使人家瞧不見他們。這樣，他們悄悄地一直來到卡索布羅村。一看——橋頭上站着三個人。那顯然是巡哨的。邱索伐亞河還沒有結冰，不論在上段或下段過河，都不可能——水冷得很。杜妮雅哈從小林裏往外看了多時，說道：

「不，親愛的朋友馬秋沙（註），看來你不能和我一起過去了。你一出去徒然送命，而且還連累了我。趁現在當局還不曾發覺你逃走，快回家去吧。讓我仗着我們女人的機智，獨個兒去試一下。」

馬秋哈，自然，開始勸說她，但她卻堅持着自己的主張。吵鬧了一陣終於決定下來。他在小林裏往外看，假使巡哨的沒有阻止她，他就回家，倘使

（註）

馬秋沙——馬秋沙和馬秋哈都是馬特凡伊的愛稱。

阻止了她呢，他就跑出去跟他們拚命。於是杜妮雅哈塞起了衣裙，藏好了斧頭，頭也不回地跑出了林子。她直向巡哨的跑去，一面尖聲狂叫：

「哎喲喲，叔叔，狼來了！哎喲喲，狼來了！」

巡哨的一看——一個女人嚇得什麼也似的，不禁大笑。其中的一個還用脚去絆她。只是，瞧吧，杜妮雅哈往兩面一看，飛也似的竄了過去，一面兀自高叫：

「哎喲喲，狼來了！哎喲喲，狼來了！」

巡哨的還在後面恐嚇她道：

「狼咬住你的衣服了！咬住衣服了！快跑——不要停！」

馬秋哈看夠了，自言自語道：

「小鳥飛走了！多機靈的姑娘呵！自己既不受到危險，又不連累朋友！再往前走可容易多了。但願她不要在林子裏落夜遇到狼！」

馬特凡伊在當局檢查人數的辰光之前回到了家裏。一切都很順利——

誰也沒有看到他。第二天他告訴了礦裏的伙伴們。於是大家明白了：第一批出去的三個小伙子，一定都在卡索布羅村的橋頭上被捉住了。

「他們大概已坐在那面的牢房裏，而且一定上了鐐銬。怪不得管事不
去找他們——看來，他已知道他們的下落。希望我們的小鳥往回飛時不要
落到他們手裏才好！」

說了一陣子，大家都散了。但杜妮雅哈怎樣了呢？原來她避開大路，悄悄地沿着林子走，終於走到了綏賽爾契。只有一次，她看到波列夫斯克工廠的礦警騎着馬從綏賽爾契回來。她躲了起來，等他們過去了，又向前趕路。自然，她疲倦得很，但終於在黃昏前趕到了綏賽爾契。進村去的通路上也有巡哨的，只是她很輕易地繞過了他們。她先折回到林子裏，然後從林子裏出來到菜園裏，那兒附近有一口井。井旁有幾個女人。不知不覺之間，杜妮雅哈已混在她們中間了。一個老婆婆問她道：

「姑娘，你是哪家的？大概不是我們這兒的人吧？」

杜妮雅哈老老實實地向那老婆婆招認了。

「波列伐亞人，」她說。

老婆婆詫異得很：

「你怎麼能來到這兒的？到處是礦警。我們這兒的男子漢也跑不到你們那邊去。誰出去——誰就失蹤。」

杜妮雅哈告訴了她一切。

於是老婆婆說道：

「好姑娘，到我家去吧。我獨個兒住着。他們從來不會到我屋裏來搜查。萬一來搜查時——你就算是我那住在扎萊青斯卡亞的孫女好了。她和你很相像。只是你彷彿比她胖些。你叫什麼？」

「杜妮雅哈。」

「好極了。我那外孫女恰巧也叫杜妮雅（註一）。」

杜妮雅哈從那個老婆婆處知道了一切。廠主老爺已經遠遠地逃到什麼

地方躲起來了，每禮拜只有特派的使者，在他與工廠之間傳遞消息。

但老爺還是發來各種訓令。廠裏的管事萬尼加·希伐廖夫就把這些訓令向居民宣讀。鐵工廠已完全關門了，通希契爾孔斯卡雅去的大路上已掘了很深的壕溝，堆起了土壘。防備着那邊來的進攻。據他們說——是巴希吉爾人（註二）發生了叛亂，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。遠處工廠和村莊裏的百姓，以及哥薩克人都起了義。巴希吉爾人也和他們一起。他們一把扼住了廠主和貴族的咽喉。老百姓的首領據說叫做奧密里揚·伊凡耐奇（註三）。有

（註一）杜妮雅——杜妮雅哈是愛稱，杜妮雅是原名。

（註二）巴希吉爾人——屬芬蘭族，以遊牧爲生，信回教。大多在南烏拉爾河流域。是帝俄時代受壓迫的少數民族之一。十月革命後已成立巴希吉爾自治邦，首都爲烏發。

（註三）奧密里揚·伊凡耐奇——工人和農奴們對葉密里揚·伊凡諾維奇·普加喬夫的尊稱。因爲普加喬夫是十八世紀末期俄國最偉大的一次農民起義的領袖，工農大眾多不直呼其姓而是把父名和本名連喊。那次起義範圍極廣，席捲了半個俄國，伏爾加河、頓河的農奴和烏拉爾的工人都參加了起義。

的說——他是真命天子，有的說他是老百姓出身。只是所有的老百姓一碰到他就獲得了自由，而廠主和貴老爺們撞在他手裏就是——死！所以我們那老滑頭溜得遠遠的，嚇壞了！

杜妮雅哈又探悉了：在綏賽爾契也有一天三次、挨戶或是在工作中查點男子人數的情形。只是他們更爲嚴厲。一發現有誰不在，那人的家屬就全部鎖上鐐銬送到牢房裏去。那人跑來了：

「我來了，——今天上工略微遲了一些兒！」
他們回答道：

「下次切不可再遲到！」但那工人的家屬還得關上兩、三天才釋放。他們簡直不把老百姓當人。尤其是管事，比鎖起來的惡狗還兇。

但無論如何，當晚間最末一次的戶口檢查過去後，許多男人跑到那個老婆婆的家裏來探聽消息。他們紛紛詢問着杜妮雅哈關於波列伐亞的情形。杜妮雅哈把一切經過都說了。